

(一) 大湳部落不凋零的記憶、技藝—根秀麗

【訪談者基本資料】

姓名：菀露·打赫斯·改擺刨

職稱：族語老師

訪談者簡介：蓬萊國小的族語老師

姓名：潘秋榮

職稱：縣議員

訪談者簡介：苗栗縣議會第十七屆縣議員

前苗栗賽夏文物館館長

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

【受訪者基本資料】

訪問類別：文學家藝術家傳藝師耆老歲時祭儀

姓名：根秀麗

族名：(羅馬譯名)

族別：賽夏族

性別：女

年齡：42

居住部落：苗栗縣大湳部落

受訪者簡介：

根秀麗女士高中時所學並非藤編類的，而是從事農業相關之科系，因而平常除了竹藤編類的技藝之外，亦鑽研於花卉研究等。後來因為鄉公所舉辦竹藤編類相關的研習課程，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之下，開啟了根秀麗的籐竹編創作。後來透過展示及相關競賽，以及自身不段的鑽研及學習之下，根秀麗以年輕之姿，開創屬於自己在籐竹編的一片天。

作品列表：

【訪談基本資料】

訪談日期：2011年6月13日

訪談地點：苗栗縣大湳部落

訪談者：菀露·打赫斯·改擺、潘秋榮

受訪者：根秀麗

紀錄者：菀露·打赫斯·改擺刨

審訂者：潘秋榮

【訪談說明】

訪談價值：

新一代賽夏族竹籐編工藝家，努力學習創新。

訪談過程描述：

首先請根秀麗女士介紹自己的學習過程，介紹自己是在甚麼樣的情況之下投入籐竹編的創作。根秀麗女士亦提到自己在學習過程裡的艱辛與挫敗，最後如何透過技術的交流與學習，奠定自己在籐竹編技藝創作的基礎。

### 【訪談內容】

訪談者：談談妳的出生及求學的經過。

受訪者：小時候就在大湳，從國小、國中都是在南庄，高中就在南投仁愛高農，都是原住民，那是與農業相關的，不過我讀的是家政科，跟我現在從事的工作還是有點差別，不過還是有一些啦，有做到餐飲、服務業，還是有一些關係。

訪談者：妳一直在大湳嗎？

受訪者：高中畢業以後，到外面工作一陣子，工作不是很固定，一畢業在桃園上班，老人家生病又跑回來，然後老人家好了，我又出去在頭份上班，老人家生病又跑回來，幾乎都離不開家裡。然後就認識 aki，兩、三年後就回來山上結婚，因為開始發展蔬菜，家裡老大、老二又在外面，所以回來幫忙老人家，開始重新整地種菜。我的娘家走路往下 5 分鐘而已，幾乎每年回娘家就像走廚房，有時候要去的教堂就在娘家旁邊。

訪談者：所以是信仰長老教會。

受訪者：對！

訪談者：跟 aki 先生一樣嗎？

受訪者：他小時候是有受洗，不過是在真耶穌教會，可是他現在信睡覺（笑）。

訪談者：那妳嫁過來幾年了，幾個小孩？

受訪者：22 年了！有兩個小孩，老大在美髮業上班，老二在台北洗車業上班。

訪談者：那妳嫁到章家以後，都從事什麼工作？

受訪者：從事農業啊！種菜、種花，做園藝那些。人現在年紀大了，做死板板的工作會懶惰，所以現在不用花自己的錢，去賺別人的錢，比較輕鬆啦。

訪談者：做農比較辛苦啦。

受訪者：對！都是靠天吃飯。

訪談者：收成也不一定。

受訪者：有時候有天災啊，不一定是下雨，有時後是颱風、有時是氣候，不一定是天災，人為也有；因為如果我們自己不認真的話，你沒有賺到錢拿什麼給蔬菜吃？都是要給他營養，所以做農真的很累。

訪談者：後來妳怎麼會對竹籐編有興趣？

受訪者：（南庄）公所有辦觀光、產業的（研習），如果婦人家有空的話，就去學第二專長，在家裡如果只有種菜這門技術，沒有第二專長的話....，或許

還有一個出路吧！有這些專長，或許還可以做一些東西拿出去賣，也可以做一些文化傳承。

訪談者：就是從那邊開始。

受訪者：以前看老人家做那些編織，就覺得很稀奇，怎麼那麼厲害，在那邊剖竹子，在那裡編，覺得老人家的頭腦真的很好，可以用這些東西做一些家用品，日常生活用的東西。

訪談者：以前妳家裡老人家就有編織。

受訪者：以前我娘家爸爸也會做一些背簍啊，櫃子、米籩等。

訪談者：最早妳就是在娘家看到（藤竹編）。

受訪者：看到老人家在編，然後嫁給 aki 以後，我公公又很會編織，每次看他編我就覺得他很厲害，他們家如果沒有人傳承的話，這個東西也沒有了，因為下一代很少有人會做這些東西。

訪談者：以前老人家做這些東西是拿來賣的，還是…？

受訪者：以前 aki 的 ka 阿公是專門去賣菜籃的。（人名或稱為前加 ka，意謂已去世者）。

訪談者：他主要編的是菜籃？

受訪者：對！他主要編的是菜籃，後面我公公編的是米籩，人家訂的他就做，背簍也是。

訪談者：妳有跟著學嗎？妳公公在編的時候。

受訪者：有時他在編的時候我會看啦，不過真正自己在破竹子的時候，就要用自己的雙手去摸索，不是別人可以幫妳，那個技術就是自己要重複練習，才會有這個東西出來。我是一直在想，沒有學這個技術的話，以後賽夏的…以後老一輩的沒有了，因為現在年輕的幾乎不會去玩這個東西，因為要依靠機器去破竹子，有的東西就不好編，那你就是跟竹子打架了，人家要什麼，我們就幫他們編；不過，我們白天平常要上班，比較少做一些加工的東西，都是人家指定要什麼，我就利用晚上或有空的時候再編。

訪談者：真正教妳編織的老師，有向他（她）學習嗎？

受訪者：有！公所還有部落大學舉辦的，就是跟潘三妹老師學，因為她是我們蓬萊惟一國寶編織。

訪談者：她是比較早的。

受訪者：對！藤編她是比較專精，可是竹編方面我們還是要去找一些比較老的，看他們的技術多多學習。

訪談者：妳在學習的時候，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？

受訪者：有！竹編比較困難，藤編因為有現成的藤皮，所以比較簡單。竹子開始要剖竹，會一直斷，需要不斷練習，直到一整條竹子都不會斷為止，那才叫成功，才有東西出來。

訪談者：學了很久？

受訪者：我學蠻久的，我自己也摸索（很久），人家訂東西時我就學剖竹子，一面練習一面做，10枝裡面總會有兩、三枝成功的。

訪談者：竹材有沒有挑選？要幾年的竹子比較好？

受訪者：如果要耐一點的話，要三年以上的竹子，不過如果要比較好編的話，看竹子的顏色就知道，比較黃的年齡比較大，老人家找的幾乎都是兩年以上的竹子，那比較耐，一年的太嫩，做的東西很快就會壞掉。

訪談者：做的成品有處理嗎？

受訪者：有！以前老人家處理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曬太陽，不然會發霉，更先進的是竹材可以先煮過，不過鍋子要很大，我現在用的是瓦斯噴燈，慢慢的燒，直到水氣有一些跑掉，然後就像煮過的一樣，拿出去曬乾，竹材的話，再上亮光漆防腐。

訪談者：在編織的過成中最辛苦的是那一個步驟？

受訪者：打底！像櫃子雖然比較簡單，但是綁邊時就比較困難，因為它要用壓的，兩邊要夾，那個比較難，還有其他藤子比較軟，就是竹子比較麻煩，尤其要做密編的時後會比較麻煩。

訪談者：我們主要編的圖案？

受訪者：一般背簍是三角形狀，泰雅有六角形的，如果要學密編的話，就有壓一、壓二等編法。

訪談者：在編織的過程中有沒有感覺很累而想要放棄？

受訪者：編織？我還好！我只要編到東西我都不睡覺，是我老公會罵人，三更半夜不睡覺弄什麼，趕快睡覺！

訪談者：對編織已經產生興趣。

受訪者：對！這個東西只要產生興趣，只要摸到就不會想到放棄，想要把它完成。

訪談者：妳最拿手的是編什麼？

受訪者：拿手的？很難說！因為做過太多東西了，不知道什麼是拿手的，每一個都很重要。

訪談者：妳的訂單什麼最多？

受訪者：背簍比較多。

訪談者：現在使用的人還那麼多？

受訪者：因為現在到竹筍期他們都會背呀！有的是背材，因為現在生活又回到過去，用木材燒洗澡水，所以還用得到這些東西（背簍）。

訪談者：妳有很多作品都被（賽夏）文物館收藏，這對妳有沒有很大的鼓勵？

受訪者：那個鼓勵太多了，以後人家看到根秀麗的東西在文物館，這對我來說是最大的激勵！會讓我感覺到這個文化傳承一定要做下去！

訪談者：有沒有人想要跟妳學？

受訪者：現在還沒有，因為潘（三妹）老師還在教，再加上我自己沒什麼空，所以目前沒有教，我是在想，我們教會想辦暑期夏令營，我們會找一些學生上一些生命教育課程，再穿插音樂、鋼琴課，甚至我們可以把編織課

放在裡面去教小孩子，我們的對象是國小到高中。

訪談者：國小生有沒有辦法（學習）？

受訪者：要做最簡單的，並不是只有一年級的，到了三、四年級他們的智力就可以了，因為以前我跟潘老師有去東河教過啊，那個國小的學生，小孩子是比較天真啦，但是他們認真時很認真，不認真時就說老師妳幫我做，如果小孩子都有這個意願的話，竹藤編這個技藝就可以慢慢交給他們，起碼他們可以曉得這是屬於賽夏的文化，要跟他們講，這個不能忘記，如果沒有人做，就會消失。

訪談者：那妳認為這個（竹藤編）應該要怎樣永續下去？

受訪者：我是想，中、青這一代有意願的，看公所或政府能夠鼓勵這些婦人家，現在他們都是跳舞班嘛，再給他們加一些手藝上去，也不一定只有跳舞才是我們原住民文化，多一些選擇給他們，辦一些課程，他們在家裡做這些東西，然後拿去文物館或觀光、部落產業，他們也可以擺設幫他們販售，就像文物館也有陳設那些東西，所以這是可以賺錢的頭路啊。

訪談者：秀麗，有沒有可以給我們看妳做一個…背籃哪？示範一下。

受訪者：這個已經是快完成的，編法是壓三。

訪談者：什麼是壓三？

受訪者：壓三是藤皮壓三格、三格，如果是壓二就是壓兩格，壓一、壓二、壓三這樣，這個做法是密編，壓四就太寬，比較不會那麼密，幾乎都是做到壓三，這種編法是做背包的。

訪談者：背什麼的？

受訪者：隨便！背書或私用的東西都可以。

訪談者：做到這樣要花多少時間？

受訪者：這個（背包）時間可能要比較長，要兩、三天，因為起底開始，構思要做什麼東西，然後把它往上編，編織要自己想好要編什麼造型，這不一定要固定或死的東西，妳如果有這個技術，就可以創作，要什麼樣的形狀或款式，想要裝什麼東西的，這東西不一定完全照傳統。

訪談者：妳要懂得它的技法。

受訪者：對！這個就是我們這些學文化傳承的人不能完全照傳統做，創新的話要自己加入一些構思，加入現代設計概念，才會吸引年輕人，或是東西做的精緻也會吸引人來買。

訪談者：竹子一樣可以？這個（背包）是藤的？

受訪者：對！竹子也可以，不過要剖的非常薄，如果太厚往下編的話，它一定會散開來，會太寬，竹片太厚就有這個問題。所以一定要用竹子的話，剖竹的技術一定要很好。

訪談者：妳以後還會繼續編織吧？

受訪者：這個理念就是如果我們不想讓這個傳承消失的話，就一定持續的做，只是怕老了會忘記。

訪談者：妳小孩有沒有興趣做這個？

受訪者：小孩子目前都不在家裡，要教他們比較困難，除非他們有時間回來，我們才有時間讓他們慢慢學。

訪談者：編這個之前，就如織布一樣，有沒有圖案（參考）？

受訪者：編這個一樣也可以製圖，有花紋，我們賽夏族還不像東部的阿美族做的手提包，現在市面上很多人在做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如果我們一直侷限在自己的小小世界，外面更多的花樣出來，我們還在小小侷限裡，所以還是要到外面多學，像有些時候我看到他們的東西，我會去拿來看他們怎麼編，找他們的編法，然後做一個記錄，有時候我會這樣子做。他那個籃子上面也有一個格局，也是一樣的編法，可是他們做的款式，是一種創新、創作，所以有一些原住民或都會區的婦人家他們看到這個款式，手都會提這個手提包去買菜啦，因為他們越做越精緻，所以要媲美 LV 呀！

訪談者：這個作品可以放到有年代以後，發亮、發黑，就像這個（LV）。

潘秋榮：妳有參加過比賽嗎？

受訪者：有！那是民國 80 幾年，那時候工藝比賽拿過第一名，然後有一次是拿了佳作獎，雖然是創新的，可是人家做傳統的，所以…可能人家的理念跟我不同吧！

潘秋榮：照妳看，現在賽夏族傳統技藝保存的情況怎樣？

受訪者：我覺得越來越少了，這個技藝要傳承，老一輩如果沒有傳承下一代的話…因為我發現很少人在編這個，尤其是賽夏族年輕人，真的很少在做這個工作，年輕的婦女幾乎在做手工的珠串，做這些編織的比較少。

訪談者：可能這個工作比較粗重。

受訪者：手啊！比較會用力，以後會有職業病，指甲常常斷，只要是推竹子，指甲一定會磨光的。

訪談者：所以在竹藝編的時後要蠻大的力量。

受訪者：弄竹子不小心會割到，都是一個辛苦。

潘秋榮：現在回想，不管過去在娘家或是嫁過來以後，有沒有學到老人家的技藝？

受訪者：老人家的技藝多多少少有學到，因為看他們做，自己再實驗，然後追著他們的形狀、他們的技術下來，只要沒有失傳就好了！可是還是要更精進做的更像老人家留下來的。

潘秋榮：從小到大，妳有沒有後悔做這個竹藤編的工作？

受訪者：沒有！我覺得這個是原住民最大的優於客家（漢人）的技藝，因為如果以後都沒有這些東西的話，我們隨便在深山找個藤啊、找個竹啊，就可以把這些東西做出來，不一定要尋求現代的東西。

潘秋榮：非常謝謝妳接受訪問。